上回说道，杨潜年及十二，闭关于飞猿涧下，跃鲤穴中，悟道义七七四十九日，练功夫九九八十一天，张道长教化有先，时期未满，不可涉足半步于外。  
且说杨潜每日在那跃鲤穴中，或诵教化理义，或悟天地洪荒，或修清气丹田，或练虎势鹰姿。  
  
  
清溪观无端被焚，张道长入火场而生死未卜，论及这杨潜小儿，今者可谓是居无所，长无倚，于是，杨潜小儿不得不下山去赚得两口饭吃，免于饿死山头，或入口于豺狼。  
且说杨潜绕寻着这白鹤岭而下，穿澥壑，过岫岬，却这白鹤岭藤树茂密，荫敝十八九，林中幽暗，不见天日，朝则雾气重重，夕则山色冥冥，随处见百年之木，杂草铺地，不见虫蛇，非不论生死之人不敢入也。正是：  
鹤岭蜿蜒草木深，朝夕山杳雾凄蒙。  
行人不敢多停驻，恐听遐迩虎狼声。  
杨潜惶恐，然山中已无为生之什物，不下或亡于此，于是杨潜无奈壮胆而行，匆匆地，多受惊于脚下折枝。时天色渐暮，难看清路况，又野兽夜出，四下怪音时作，若豺若虺，如魑如魅。杨潜扶树而行，时躲时奔，唯恐撞见食人之禽兽，摄魂之妖邪。  
忽然，四面死寂，莫可闻声，如入空城，如入禅室。正是：  
万籁销声一瞬宁，空暝千里不闻音。  
影幢疑是妖邪气，风动却惊惶恐心。  
首顾怕遭伏饿虎，步移恐扰睡饥鹰。  
悄然不敢作轻语，唯有躲藏换道行。  
杨潜一步一停，环视四面，怯不敢弄出什么动静来，一时走这条路，一时换那条路，惶惶然蔽树而行。  
忽然，不远传来一声长吼，震彻山林，空谷传响，回音久久不绝，惊起一山栖鸟，群腾至空中，四面走兽乱蹿，离穴弃幼，惊惶不安。  
杨在渊不知所思，乃随兽足而纷纷下，不敢回头，不敢停步，一向山下去，  
正是那时，却见前方群兽急散至山道两边，或坠于崖，或抢于壁，或遁于从，或匿于岩。劲是不朝前去。  
杨潜向前奔去，讶然急却步，只见前方盘踞只黑斑豹子，长七八尺，身庞似虎，脚壮如熊。两眼金睛闪，一口银牙尖。黑斑耸毛气涌涌，红舌泣唾血滴滴。利爪伏岩，有扑天之势；长尾垂崖，有腾地之形。步移如电掣，声吼若雷鸣。长鞭横扫草木动，巨掌直拍禽兽昏。两目眈眈然，伏首径视杨潜，若有扑来之势。潜对视稍，度其魄力，不当此兽，然难以亡走逃脱，乃缓缓躬身，起势欲与之决生死，只见那巨兽猛的一下狂扑过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杨潜侧身一闪，跳至一旁岩壁下，暂躲过一回，那黑豹子一步一转，昂头张开巨嘴，对天一吼，声音沉而响，传久远，惊云气，动草木，吓虫鸟。杨潜捂耳而掩，未平心思，却见那巨兽又纵身一跃，先是伏扒在峭壁之上，再是朝这杨潜扑过来，那叫个话音未落地，爪子已沾身，杨潜捥手而当，脚作弓步，却这黑豹子力有千钧，缓缓地把他压下去，眼见这杨潜招架不住，长啸一声，身子向后倾到，却闻这黑豹一声咆哮，嗷嗷作语，竟是这黑豹左肋中一箭矣。杨潜趁此时一个前翻身，一把骑在这黑豹上，猛然就是几拳，又使出浑身解数，握头一拧，这黑豹便西去了。  
乃立，望之良久，心不能静，身手颤然。这时，前面山道渐现一人，奔走而来。却见他胡须花白，眉点素斑，著一件虎皮于身，脚踏鳄皮靴，背挂数只穿云箭，右手握把弧月弓，看是一猎户，边走边呼，“壮士，且留步。”杨潜转身停驻许，待其近，问曰，“说我否？”捂其手，大笑曰，“壮士啊，壮士’’，杨潜疑问，“何以说之如是？”指豹尸答曰，“若不是你，这黑斑豹子恐要再祸害行人几年了”，“说到这黑豹子，还是多亏了你嘞，若不是你，我这小命恐已毙矣，”杨潜拱手作揖道。“欸，壮士哪里话？若不是你与之肉搏，牵其厉害，岂容我挽弓搭箭之余？壮士莫多言，救我村人者，汝也”这猎户拍了拍潜的胸脯道；“壮士且随我下山，待咱家好好招待，一说来去之故事，今夕之经由”，杨潜点头，乃随之下，边走边叙。  
“不知壮士姓字来处，冒昧询之，不知方便道否？”杨潜度视一番，见不像什么坏人，笑答曰，“在下姓杨，单名一个潜字，字在渊，年方十二余，远处一破庙里的俗家道士，正准备下山，经由此地，便欲得此状，唉，幸得你相助，才得已脱身。惭愧，惭愧”，杨潜侧过脸来，反问曰，“不知阁下又是何许人也？”，“哦，山野一村夫，不足为道，在下李通，字顺之，年四十有余，家住白鹤岭之阴，世隶耕、猎”这猎户答曰，复问曰，“壮士这是要去往哪里？”，答曰，“去往山下寻亲，然今者也不知去何处寻，就走一步看一步吧”，“若不介意，可否说其父母姓名与我听？看有何可帮你的！”李通说道，潜对曰，“听师言，家父名曰岳，字凌嵩，母王婵媛，然我自幼与师同住，亦未曾睹其面目，寻父母之事，茫然矣。吾常愧于长成而不能尽孝，学语而不能称呼，怅恨久之”杨潜顿时面容失色，黯然，李通抚其肩曰，“小兄弟，莫捉急，你孝如此，重逢应有日。”杨潜点头微笑。  
  
时天色渐暮，东山笼紫雾，西天满红霞。麝归山里穴，鸟宿枝头窠。从草鸣蛩动，低空火萤飞。李通问曰，“小兄弟，天色已晚，可有作安身之打算？”杨潜迟疑，曰，“不瞒你说，暂未有定”，李通笑到，“若不嫌弃，可去我家暂住”。杨潜反问到，“家中可有其他人否？”，“哦，家唯小女与我，没有他人，小兄弟无需多见外，与人方便罢！”李通对曰。“那在渊就多谢了”，杨潜拱手拜过。  
李通乃引潜归，至其家，抢其门，稍时，乃见一女子开门来，缠住李通笑问道，“父亲，奈何今日早归如此？莫不是有大收成？”，“玟儿，别胡闹，今日有客人来”，这女子俏皮地四处张望，见是一似龄之少年，形貌昳丽，气宇非常，乃羞之，以绢掩面而入。  
“哈哈……，小兄弟莫见较，小女是见生而羞矣”，李顺之笑对杨潜说，杨潜楞少许，乃望李顺之曰，“没事，没事”。乃入，坐于桌上，李通呼道，“玟儿，快出来见见客人”，“嗯……父亲，我……”却闻内屋传来一声姣语，“快，快……别磨蹭了”李通笑而复喊道，只见内屋一女子揭帘而出，掩目匆匆然走至李通后面，李通抚之曰，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小女，李玟，字玉卿，芳年十二”，又顾曰，“这位小兄弟是……”语未尽，杨潜乃起立，稽首曰，“在下杨潜在渊，这厢有礼了！”，李通乃说道，“还不给客人行礼”  
李玟乃垂绢曲腰，低声吟“小女子有礼了”。杨潜微抬头，窥视之，讶然，端的是好生俊俏。杨潜久视不交睫，李玉卿悄视杨潜，竟逢杨潜对视，乃羞然，面缀桃红，转身往房里去了，杨潜移目以窥，恰又见帘前回首，真是天仙姿色，李玟又羞矣，疾入。  
杨潜端详许久，应是沉迷于玉卿容貌。有道是：  
俏语先听，启门轻摆纤纤手。鬓长腰瘦，薄袖微香透。  
怕睹生人，却咬丹唇皱，和羞走。掩帘回首，清目盈盈秀。 ——《点绛唇》  
  
李通摇手喊道，“杨兄弟，杨兄弟……”，杨潜楞了片刻，乃慌张答到，“哦……哦……，什么？什么？”却见杨潜目若无神，李通乃笑道，“杨兄弟莫不是相中小女耶？”杨潜顿时慌张不知所措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，  
李通大笑道，“哈哈哈……玩笑，玩笑”，“小女无才，岂可配杨兄弟之气魄！”，杨潜疾起而对，“应是我辈卑鄙，恐负于卿儿”。李通笑道，“哪里，哪里，来，吃酒，吃酒！”二人乃畅饮。